

评《白雨斋词话》

[卷首总批]之一

填词之道，不必千言万语，只二句足以尽之。曰：说真话，说得明白自然，诚恳切实。前者指内容，后者指表现；前者指质地，后者指技巧。《易》曰：“修辞立诚”，要不外此。凡是真话，深固可贵，浅亦可喜。凡游词遁词，皆是假话，浅既可鄙，深亦无聊。评古今人词，亦须依此绳准。晚唐五代词可贵，即在所说皆真。其名物形象，皆即景写实。虽去今已远，惟见金碧灿烂，在当时固皆眼前实物，身上衣着。故至今读之，犹有真趣。降而至屯田之楚馆秦楼，小山之歌儿舞女，闲愁缠绵，情思宛转，无一不真。有东坡之豁达，则其豪语皆真；有稼轩之豪迈，则其壮语皆真；有清真之深挚，则其情语皆真；有梅溪之缠绵，则其艳语皆真。惟大晏身历富贵，能知富贵景象；惟文正亲戍边塞，能传边塞气概。武穆忠勇，乃成沥血之词；放翁义愤，遂有立懦之文。白石之言情，未畅欲言，其伤时又多所顾忌，故其词低徊含糊，失其本色，遂非大家。梦窗、玉田以下，皆有此病，故晦涩矫揉，不可卒读。后人强为之辩，解词遂似解谜。茗柯乃欲以解碧山、水云者解飞卿、正中，真是痴人说梦耳。以言明白自然，清丽宛转，千古无如小山；以言真切恳至，布局精严，百家首推清真。长调最易堆砌，南宋诸人，每以此藏拙，而愈见其拙。堆砌而外，又加吞吐含糊之语，遂不足观。凡真情流露，诚动于中，脱口而出，每不能以长调出之。必也大才如周、柳、苏、辛诸公，而其悲愤深挚又足以副其才者，始克为之。

[卷首总批]之二

自清末以来，评词者往往抑柳扬苏。盖皆站在士大夫立场评论，觉柳之鄙俚，推苏之雅正。实则词之为体，出自民间，正要有俚语以见其本色。故苏欲求俚而自恨不可得（见与鲜于子骏书中解嘲），如《雨中花慢》“负泪”之说，即抄自柳词。今之评词者，如能站在第三者立场，从士大夫正统观念解放出来，则不当以柳之鄙俚为病。柳词以外，周、秦、黄、张（先）又何尝不用俚语，特评者不察耳。

—

明代无一工词者，差强人意，不过一陈人中而已。自国初诸公出，如五色朗畅，八音和鸣，备极一时之盛。然规模虽具，精蕴未宣，综论群公，其病有二：一则板袭南宋面目，而遗其真，谋色揣称，雅而不韵；一则专习北宋小令，务取浓艳，遂以为晏欧复生，不知晏欧已落下乘，取法乎下，弊将何极，况并不如晏、欧耶？反是者一陈其年，然弟得稼轩之貌，蹈扬湖海，不免叫嚣。樊榭窃然而深，悠然而远，似有可观，然亦特一邱一壑，不足语于沧海之大，泰华之高也。

——卷一·一

以晏欧为下乘，其论虽偏，其胆却大。

—

作词之法，首贵沉郁，沉则不浮，郁则不薄。顾沉郁未易强求，不根柢于《风》《骚》，乌能沉郁？十三国变风，二十五篇《楚词》，忠厚之至，亦沉郁之至，词之源也。不究心于此，率尔操觚，

乌有是处？

——卷一·三

故弄玄虚，以欺初学。为学不诚，直乃大言欺人耳。

二

诗词一理，然亦有不尽同者。诗之高境，亦在沉郁，然或以古朴胜，或以冲淡胜，或以钜丽胜，或以雄苍胜，纳沉郁于四者之中，固是化境；即不尽沉郁，如五七言大篇，畅所欲言者，亦别有一可观。若词则舍沉郁之外，更无以为词。盖篇幅狭小，倘一直说去，不留余地，虽极工巧之致，识者终笑其浅矣。

——卷一·四

“舍沉郁之外，更无以为词”。二语为全书本旨，亦为作者狭见，实不足取。

四

张氏(惠言)《词选》，可称精当，识见之超，有过于竹垞十倍者，古今选本，以此为最。但唐五代两宋词，仅取百十六首，未免太隘。而王元泽《眼儿媚》、欧阳公《临江仙》、李知几《临江仙》，公然列入，令人不解。即朱希真《渔父》五章，亦多浅陋处，选择既苛，即不当列入。又东坡《洞仙歌》，只就孟昶原词敷衍成章，所感虽不同，终嫌依傍前人，《词综》讥其有点金之憾，固未为知己，而《词选》必推为杰构，亦不可解。至以吴梦窗为变调，摈之不录，所见亦左。总之，小疵不能尽免，于词中大段，却有体会；温韦宗风，一灯不灭，赖有此耳。

——卷一·六

亦峰谓张《选》识见超过竹垞十倍，“古今选本，以此为最”，真是梦吃胡说，无知可笑。又嫌其于唐、五代、两宋词所取太隘，岂不自相矛盾？张《选》虽未必尽当，然揆梦窗却是卓见。

五

飞卿词，全祖《离骚》，所以独绝千古；《菩萨蛮》、《更漏子》诸阙，已臻绝诣，后来无能为继。

——卷一·七

荒谬话，全袭二张，误人左道，遂多胡说。所以害人不浅。

六

所谓沉郁者，意在笔先，神余言外。写怨夫思妇之怀，寓孽子孤臣之感。凡交情之冷淡，身世之飘零，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。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，欲露不露，反复缠绵，终不许一语道破。匪独体格之高，亦见性情之厚。飞卿词，如“懒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。”无限伤心，溢于言表。又“春梦正关情，镜中蝉鬓轻。”凄凉哀怨，真有欲言难言之苦。又“花落后规啼，绿窗残梦迷。”又“鸾镜与花枝，此情谁得知。”皆含深意。此种词，弟自写性情，不必求胜人，已成绝响。后人刻意争奇，愈趋愈下。安得一二豪杰之士，与之挽回风气哉！

——卷一·八

文字游戏，了无意义^①。胡说，大言欺人。^②妄极。何不言“一毛一发发之”“一犬一猪发之”“一蚊一蝇发之”“一蚌一蛤发之”？信口开河，令人齿冷。^③此其所以沦为谜语也。^④活见鬼，一派女巫骗人口气。^⑤

七

飞卿《更漏子》首章云：“惊塞雁，起城乌，画屏金鹧鸪。”此言苦者自苦，乐者自乐。次章云“兰露重，柳风斜，满庭堆落花。”此又言盛者自盛，衰者自衰，亦即上章苦乐之意。颠倒言之，纯是风人章法，特改换面目，人自不觉耳。

——卷一·一〇

全是胡说。露重风斜，何以便苦，何以是盛？

八

飞卿《菩萨蛮》十四章，全是变化《楚骚》，古今之极轨也。徒赏其芊丽，误矣。

——卷一·一一

飞卿自写少女情态，与《楚骚》何涉？满口梦呓，一心欺人。

① 此二句批于“意在笔先，神余言外”旁。——编者

② 此二句批于“写怨夫思妇之怀，寓孽子孤臣之感”旁。——编者

③ 此数语批于“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”旁。——编者

④ 此为眉批。指“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……终不许一语道破。”——编者

⑤ 此二句批于“无限伤心，溢于言表”旁。——编者

九

韦端已词，似直而纤，似达而郁，最为词中胜境。

——卷一·五

端已词，直达而已。如“去年今日”，全是直抒胸臆，出水芙蓉，了无雕饰。曰纤曰郁，都是活见鬼，死骗人，厚诬作者，硬欺读者。



正中《蝶恋花》四阙，情词悱恻，可群可怨。《词选》云：“忠爱缠绵，宛然《骚》《辩》之义。延巳为人，专蔽嫉妒，又敢为大言，此词盖以排间异己者，其君之所以信而不疑也。”数语确当。

——卷一·二〇

“确当”二字，瞎说。皋文梦话，又从而诎之，大可不必。



正中《蝶恋花》首章云：“浓睡觉来莺乱语，惊残好梦无寻处。”忧谗畏讥，思深意苦。次章云：“谁道闲情抛弃久？每到春来，惆怅还依旧。日日花前常病酒，不辞镜里朱颜瘦。”始终不渝其志，亦可谓自信而不疑，果毅而有守矣。三章云：“泪眼倚楼频独语，双燕来时，陌上相逢否？”忠厚惻怛，蔼然动人。四章云：“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词意殊怨，然怨之深，亦厚之至，盖三章犹望其离而复合，四章则绝望矣。作词解如此用笔，一切叫嚣纤冶之失，自无从犯其笔端。

——卷一·二一

所谓“忧谗畏讥，思深意苦”，精神病者之言也。逐章论来，梦呓层出不穷，此人定有精神病。作词如此用笔，自欺乎？欺人乎？

——二

北宋词，沿五代之旧，才力较工，古意渐远。晏欧著名一时，然并无甚^①强人意处；即以艳体论，亦非高境。

——卷一·二三

北宋词多为“艳体”。何谓“即以艳体论”？艳体以外，尚有若干可论之体？既钻入“沉郁”之牛角尖，则角外天地自然不见矣。

——三

晏欧词，雅近正中，然貌合神离，所失甚远。盖正中意余于词，体用兼备，不当作艳词读。若晏欧，不过极力为艳词耳，尚安足重！

——卷一·二四

正中正是艳词“香车系树”，岂有他故？

一四

诗三百篇，大旨归于无邪。北宋晏小山工于言情，出元献、

① 手批本将“甚”改作“差”。——编者

文忠之右，然不免思涉于邪，有失风人之旨；而措辞婉妙，则一时独步。

——卷一·二六

谓小山“思涉于邪”，又是妄语。

一五

小山词，如‘去年春恨却来时，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’又“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”既闲婉，又沉著，当时更无敌手。又“明年应赋送君诗，细从今夜数，相会几多时。”浅处皆深。又“晓霜红叶舞归程，客情今古道，秋梦短长亭。”又“少陵诗思旧才名，云鸿相约处，烟雾九重城。”亦复情词兼胜。又“从别后，忆相逢，几回魂梦与君同。今宵剩把银缸照。犹恐相逢是梦中。”曲折深婉，自有艳词，更不得不让伊独步。视永叔之“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”、“倚阑无绪更兜鞋”等句，雅俗判然矣。^①

——卷一·二七

既知如此，何以上条讥其“涉邪”？自相矛盾，由于早入邪途。只要钻出牛角尖，头脑便清楚。此论所以正确，正因为比较晏欧，并作艳词看，不再胡说寄托耳。

一六

苏辛并称，然两人绝不相似。魄力之大，苏不如辛，气体之高，辛不逮苏远矣。东坡词寓意高远，运笔空灵，措语忠厚，其独

^① 手批本自“曲折深婉”起，逐句加圈。末二句加双圈。——编者

至处，美成白石亦不能到。昔人谓东坡词非正声，此特拘于音调言之，而不究本原之所在，眼光如豆，不足与之辩也。

——卷一·二九

此亦在牛角尖外论苏辛，故无大误。但言气体辛不逮苏，又是胡说。

一七

词至东坡，一洗绮罗香泽之态，寄慨无端，别有天地。《水调歌头》、《卜算子·雁》、《贺新凉》、《水龙吟》诸篇，尤为绝构。

——卷一·三〇

此抄胡寅妄语。东坡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一语用《离骚》，朝云为之泣不成声，正因其引灵氛之语：“尔何怀乎故宇”，有欲离而不得之苦也。然此亦乘槎浮海之意，虽孔子不免，且亦只此数篇耳。其余三百多首皆不洗绮罗香泽之态，而周旋于裙裾粉黛之间。而世之论者，乃以为东坡“一洗绮罗香泽”，变婉约为豪放，真自欺欺人，真咄咄怪事也。

一八

太白之诗，东坡之词，皆是异样出色，只是人不能学，乌得议其非正声？

——卷一·三一

并无人说太白诗非正声。

一九

耆卿词，善于铺叙，羁旅行役，尤属擅长。然意境不高，思路微左，全失温韦忠厚之意。词人变古，耆卿首作俑也。

——卷一·三二

此因三变自写情怀，温韦代歌女立言。一则倾怀尽意，一则含蓄矜持，与忠厚无关。

二〇

蔡伯世云：“子瞻辞胜乎情，耆卿情胜乎辞，辞情相称者，惟少游而已。”此论陋极。东坡之词，纯以情胜，情之至者词亦至，只是情得其正，不似耆卿之喁喁儿女私情耳。论古人词，不辨是非，不别邪正，妄为褒贬，吾不谓然。

——卷一·三三

伯世所谓情，正是儿女之情，误解其意，斥为鄙妄，非也。

二一

秦七黄九，并重当时，然黄之视秦，奚啻砒砒之与美玉？词贵缠绵，贵忠爱，贵沉郁，黄之鄙俚者无论矣；即以其高者而论，亦不过于倔强中见姿态耳！于倔强中见姿态，以之作诗，尚未必尽合，况以之为词耶？

黄九于词，直是门外汉，匪独不及秦、苏，亦去耆卿远甚。

——卷一，三五、三六

此二条评黄九甚是。

二二

秦少游自是作手，近开美成，导其先路；远祖温韦，取其神不袭其貌，词至是乃一变焉。然变而不失其正，遂令议者不病其变，而转觉有不得不变者。后人动称秦柳，柳之视秦，为之奴隶而不足者，何可相提并论哉！

——卷一，三七

前已云至子野一变（见卷一，二八则）。

上条刚刚说得像样，此条又是胡说。可见心中无标准，即便说对了，也只是谈言微中，非有真知灼见也。

二三

毛泽民词，意境不深，间有雅调。晁无咎则有意蹈扬湖海，而力又不足。于此中真消息，皆未梦见。

——卷一，四六

何谓‘此中真消息’？如何‘梦见’？法此亦大言欺人之语。

二四

词至美成，乃有大宗，前收苏秦之终，后开姜史之始，自有词人以来，不得不推为巨擘。后之为词者，亦难出其范围。然其妙

处，亦不外沉郁顿挫。顿挫则有姿态，沉郁则极深厚。既有姿态，又极深厚，词中三昧，亦尽于此矣。

——卷一·四七

卓识。但犹仅于字句风格中求之。至美成以小词写故事，亦峰不知也。

曰沉郁顿挫，又弄玄虚。何谓“沉郁”？何谓“顿挫”？造此二怪名词，连自己也不知所云，若知所云，为何说不明白？按吴梅《词学通论》论美成《瑞龙吟》即用此说。

二五

今之谈词者，亦知尊美成。然知其佳，而不知其所以佳。正坐不解沉郁顿挫之妙。彼所谓佳者，不过人云亦云耳？摘论数条于后，清真面目，可见一斑。

——卷一·四八

“沉郁顿挫之妙”，应改为“以词写故事之妙”。

二六

美成词，极其感慨，而无处不郁，令人不能遽窥其旨。如《兰陵王·柳》云：“登临望故国，谁识京华倦客。”二语是一篇之主。上有“隋堤上，曾见几番，拂水飘绵送行色”之句，暗伏“倦客”之根，是其法密处。故下接云：“长亭路，年去岁来，应折柔条过千尺。”久客淹留之感，和盘托出。他手至此，以下便直抒愤懑矣。美成则不然，“闲寻旧踪迹”二叠，无一语不吞吐。只就眼前景物，约略点缀，更不写淹留之故，却无处非淹留之苦。直至收笔

云：“沈思前事，似梦里，泪暗滴。”遥遥挽合，妙在才欲说破，便自咽住，其味正自无穷。《六丑·蔷薇谢后作》云：“为问家何在”，上文有“恨^①客里光阴虚掷”之句，此处点醒题旨，既突兀，又绵密，妙只五字束住。下文反覆缠绵，更不纠缠一笔，却满纸是羁愁抑郁，且有许多不敢说处，言中有物，吞吐尽致。大抵美成词，一篇皆有一篇之旨，寻得其旨，不难迎刃而解，否则病其繁碎重复，何足以知清真也？

——卷一·四九

千尺柔条，岂必一人所折？如此曲解，正未懂原意。

“为问家何在”一句“家”，一本作“花”，是也。下文可证（“夜来风雨，葬楚宫倾国”）。若作“家”，则下文义不相属矣。亦峰谈词，不求甚解如此。

藏头露尾，故弄玄虚。有何不敢说？言中有何物？^②

二七

美成词，有前后若不相蒙者，正是顿挫之妙。如《满庭芳·夏日溧水无想山作》上半阙云：“人静鸟鸢自乐，小桥外，新绿溅溅。凭栏久，黄芦苦竹，拟泛九江船。”正拟纵乐矣，下忽接云：“年年，如社燕，飘流瀚海，来寄修椽。且莫思身外，长近尊前。憔悴江南倦客，不堪听，急管繁弦。歌筵畔，先安枕簟^③，容我醉时眠。”是鸟鸢自乐，社燕自苦，九江之船，卒未尝泛。此中有多少说不出处：或是依人之苦，或有患失之心。但说得虽哀怨，却不激烈，沉郁顿挫中，别饶蕴藉。后人为词，好作尽头语，令人一览无余，

① 手批本校为“恨”。——编者

② 此条批于“且有许多不敢说处……吞吐尽致”下方。——编者

③ 手批本校为“簟枕”。——编者

有何趣味？

——卷一·五〇

“黄芦苦竹”，正是白居易苦处，安得指为“纵乐”？

二八

美成《菩萨蛮》上半阕云：“何处望归舟，夕阳江上楼。”思慕之极，故哀怨之深。下半阕云：“深院卷帘看，应怜江上寒。”哀怨之深，亦忠爱之至。似此不必学温韦，已与温韦一鼻孔出气。

——卷一·五一

与忠爱无关，只是思妇想像情人旅途苦况而已。

二九

美成《齐天乐》云“绿芜凋尽台城路，殊乡又逢秋晚。”伤岁暮也。结云：“醉倒山翁，但愁斜照敛。”几于爱惜寸阴，日暮之悲，更觉余于言外。此种结构，不必多费笔墨，固已意无不达。

——卷一·五二

“醉倒山翁，但愁斜照敛。”此谓及时纵乐，与爱惜寸阴正相反。醉后惜阴，能作何事？

三〇

美成词，有似拙实工者。如《玉楼春》结句云：“人如风后入

江云，情似雨余黏地絮。”上言人不能留，下言情不能已，呆作两譬，别饶姿态，却不病其板，不病其纤，此中消息难言。

——卷一·五三

美成此词主题为：“当时相候赤栏桥，今日独寻黄叶路。”即再访情人（女冠）已不可见，只好寻旧路回去。下片只说路上风景及心情而已。

“人如风后人江云”，此言不由自主；“情似雨余黏地絮”，犹云“禅心已作沾泥絮”，正与“不得已”相反。

三二

美成《夜飞鹊》云：“何意重经前地，遗钿不见，斜径都迷。兔葵燕麦，向斜阳影与人齐。但徘徊班草，欷歔酹酒，极望天西。”哀怨而浑雅。白石《扬州慢》一阕，从此脱胎，超处或过之，而厚意微逊。

——卷一·五六

其实未懂美成此首用意。论白石《扬州慢》语，全是胡说，梦吃。《扬州慢》写敌人去后，城市残破，家国之痛，怎能比情人送别之景？可见陈氏对于二词均未看懂，故有此胡说。

三二

朱希真“春雨细如尘”一阕，饶有古意。至《渔父》五篇，虽为皋文所赏，然譬彼清流之中杂以微尘。如四章结句“有何人留得？”，五章结句“有何人相识”，一经道破，转嫌痕迹，不如并浑去为妙。余最爱其次章结句云：“昨夜一江风雨，都不曾听得。”此

中有真乐，未许俗人问津。又三章结句云：“经过子陵滩半，^①得梅花消息。”静中生动，妙合天机，亦先生晚遇之兆。

——卷一·六〇

末句妄极。希真三召不起，后因其子先仕，遂不得不出仕，非晚遇也。与词风何涉？封建文人爱作迷信命运之语，然如陈氏之鄙倍，亦少见也。

三三

稼轩词，自以《贺新郎（别茂嘉十二弟）》一篇为冠。沉郁苍凉，跳跃动荡，古今无此笔力。词云：“绿树听鹈鴂，更那堪杜鹃声住，鹧鸪声切。啼到春归无啼处，苦恨芳菲都歇。算未抵人间离别。马上琵琶关塞黑，更长门翠辇辞金阙。看燕燕，送归妾。

将军百战身名裂。向河梁回头万里，故人长绝。易水萧萧西风冷，满座衣冠似雪。正壮士怨歌未彻。啼鸟还知如许恨，料不啼清泪长啼血。谁伴我，醉明月”（《词选》）云：“茂嘉盖以得罪谪徙，故有是言。”

——卷一·六三

下片以荆卿收束，岂是谪徙？又下片以李陵荆轲故事咏别，似不妥。李陵降敌，荆轲失败，以比乃弟之“别”，无乃不可。前人读词每赏其声情俱茂，而不问其内容，一味赞扬，似乎大家绝无败笔，殊不然也。

①手批本校作“畔”。——编者

三四

陈同甫豪气纵横，稼轩几为所挫。而《龙川词》一卷，合者寥寥，则去稼轩远矣。

——卷一·七三

合什么？与谁合？合稼轩乎？则既已“挫”矣，何须再合？

三五

竹山词，外强中干。细看来，尚不及改之。竹垞《词综》推为南宋一家，且谓其源出白石。欺人之论，吾未敢信。

——卷一·七七

以竹垞为“欺人之论”，而引胡寅评苏词“一洗绮罗香泽之态”，真乃欺人之论，反以为真，而为之宣传，狂妄极矣！

三六

竹山词，多不接处。如《贺新郎》云：“竹几一灯人做梦”，可称警句。下接云：“嘶马谁行古道”，合上下文观之，不解所谓。即云托诸梦境，无源可寻，亦似接不接。下云：“起搔首窥星多少”，盖言梦醒。下云：“月有微黄篱无影”，又是警句。下接云：“挂牵牛数朵青花小，秋太淡，添红枣。”此三句无味之极，与通首词意，均不融洽，所谓外强中干也。古人脱接处，不接而接也；竹山不接处，乃真不接也。大抵刘蒋之词，未尝无笔力，而理法气度，全不讲究，是板桥心余辈所祖，乃词中左道。有志复古者，当